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十一

卷之三



紅樓夢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说凤姐回至房中見賈連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李粧奁事的一干人那天有黃昏已後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瞞他去使叫豐兒与兩丫頭跟着頭裡一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风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窓下听见裡面有人喊喳喳的又似哭又似咷又似議論什麼的风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们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粧做心的樣子細已打聽著用話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著去了凤姐只帶著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閨只是虛掩的掩著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上樹影杳無人声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听唿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唰的作響枝梢上吱喳的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凤姐吃了酒被風吹只觉身上發噤豐兒後面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风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艮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奶奶那裡等著豐兒巴不得高也要回去穿衣裳連忙答應着就跑了凤姐剛舉步走了不远只觉身後唏噓似有聞嗅之聲不覺頭髮森然直豎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漆漆一處東西左後邊伸著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

恰似燈光一般。凤姐嚇的魂不附体，失声的喊了一声，却是一隻大狗，那狗抽頭，回身拖着丫鬟，昂尾巴。

跑到大土山上方站住，回身犹向凤姐拱屁。凤姐此時心驚急，向秋爽齋來，將已來至門口方知遇山子，只見迎面有一人影兒。恍風姐心中疑惑，还想著必是那一房的丫頭，便向是誰，同了兩聲，並沒有人出來。早已神魂飄蕩了。恍惚忽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嬌娘連我也不認得了。凤姐忙回頭，看，只見那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只聽那人又說道：嬌外，不曾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凤姐听说，低頭尋思，想起那人冷笑道：嬌外那時怎樣疼我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凤姐听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贾蓉的先妻秦氏，便說道：嬌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唬了一口，方轉身要走時，不防一塊石頭，绊了一跤，犹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虽然毛髮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已猝然而來了。凤姐怕落人的褒貶，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小紅一面說，一面帶了兩丫頭，穿上小紅，過來，終扶著要往前走。凤姐道：我終到那裡，他們都睡了，回去罷。一面說，一面帶了兩丫頭，急忙趕到自己房中。贾璉已回來了。凤姐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空

然相向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来要往採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裏世家來打听事務因太早了見卓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閒看第一件吏部奏請急遞郎中奉旨照例用事第二件是刑部題奏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係太師鎮國公賈岱人賈璉想了一想又往下看第三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囚姦不遂_係死節婦事究犯姓時名福自稱世襲三等賤衛賈範家人賈璉看見這件心中不自在起來待要往下看又恐遲了不能見裏世安的面便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來騎上走了平兒收拾了換下的衣服此時風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裡我吃著奶也沒睡什麼覺我替口搖著好生打丫頭兒罷風姐也不言語平兒料著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輕的捶著那風姐剛有要睡之意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口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底是怎么着呢姐姐哭了你到底抱著他些你也忒愛睡了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听得平兒如此說心_中命沒好氣狠命的拍了几下口裡鄉口嚷口的罵道真小短命鬼兒放著屁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外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風姐听见说了不得你听口他快怪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老婆子下死

勁的打他几下子把他抱過來罷。平兒唉道：「奶奶別生氣，他那裡敢挫磨姑兒，只怕是不提防碰了下子也有的。」這會子打他几下子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的打了平兒，听了半日不言語，嘆一聲說道：「你瞧，這拿子不是我十旺八旺的呢？明兒我要是死了，擇下這小孽障，还不知怎麼樣呢？」平兒唉道：「奶奶這是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風姐冷笑道：「你不知道我是早明白了，我也不久了，雖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沒吃的也吃了，衣祿食祿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一律都有了，氣也堵盡，強也爭足了，就是毒字兒上頭缺點，也罷了。平兒听说，不由的眼圈兒紅了。」風姐那裡唉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们只有喜歡的，你們心計和氣，過日子省得我受罪。你们眼裡的刺只有一件，你们奶奶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听了，越發掉下淚來。風姐哭道：「別扯你朴的臊，那裡就死了呢？這麼早就哭起來，我不死还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說連忙塞住嘴，哭道：「奶奶說的這麼叫人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拉平兒，倚着平兒方下炕來，只听外面脚步響，誰知賈璉遲了，那裏安已往東朝去了，不過而回，心中正沒好氣，進來就向平兒道：「他們还没起来，平兒回說：『沒事。』呢。」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冷笑道：「好啊！這會子還都打不起來，安心打擣臺打撒杆兒，一聲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一碗茶，原來那些丫鬟老婆子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不打涼，這會子回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

溫過的拿了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嘩唧一声摔了勺子碎了。風姐驚醒唬了一身冷汗。嗳哟一声睜開眼。況且
璉氣狠的坐在傍邊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風姐道：「怎麼就回來了？」一声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向一声。
璉嚷道：「不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罷！」風姐唉道：「這又是何苦來呢？常時我見你不像个兒回來的，快向你一
声也沒什麼生氣的。」賈璉又嚷道：「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風姐唉道：「沒有遇見少不得奉承些，明日再去。早些兒白
然遇見了。」
賈璉道：「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飯替人家趕獐子呢！我這裡一大堆的事沒了，動秤兒的沒了，由為人家
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呢？正往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裡受用死活不知，還听见話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喝戲
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外的腿，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風姐听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辯，想了想又忍住了。勉
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只得耐煩些。少
不得替人家辯。」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為難的事，還有心腸喝戲擺酒的。閑著璉道：「你可沒處。你明兒倒也問平
兒，他異道：「誰要璉道？」你哥平兒道：「是他嗎？」平璉道：「可不是他？他還有誰呢？」風姐忙向道：「他又有什麼事？你
替他跑費，還在擇子裡呢！」平兒道：「真？」這就奇了。我連一个字兒也不知道。」
璉道：「你怎麼能知道呢？」這件事連太和姑太太都不知道。頭件事怕太和姑太太不放心，所以我就先睡了。不叫裡頭。

知道說起來真可人憐你哥也不向我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行事像人呢你知道外頭的人都叫他什麼風姐道叫他什麼賈璉這時他忘仁風姐橫嚇的唉他可不叫王仁叫什麼先要璉道你打諒是那個王仁是忘了仁義孔智信的那忘仁哪風姐道這是什麼人這等刻薄嘴賈璉道不是遭塌他呀？吳素性告訴你他便知道知道你那哥的好處到底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呵，风姐想了一想道暖喲可是呵我還忘了向你二叔不是冬天的告白嗎我记得年上都是王兄弟去前者老爺陞了二叔那邊送過戲來我还偷着兒的說二叔為人是最嗇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裡还烏眼雞是的不應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照他是王兄弟他还出了十頭兒攢了十事兒嗎所以那一天沒走他的告白借们还他一班子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早就做生日也不知是什麼意思要璉道你还作夢呢你哥到京接着大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十弔他怕借们太招攏他所以沒告訴借们弄了好几千艮子後來二舅噴着他说他不換一網打尽他吃不住了变了十法兒指着他二叔的告白撒了十網想著再弄几斤錢好打點大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當款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王臉你知過我起早為什麼如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參了一本说是大舅太爺的虧空本只已故應着落大王第王太子勝姓兒王仁賠宿命里两个急了找了我借他们托人情我欠他们嚇的那樣兒再者又關係太仁和你我

答應了想着我心挖理內廷都據點老來替辦了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裡頭去了我白起來跑了一趟他們家裡還那裡定戲擺酒呢你說叫人生氣不生氣風姐听了便知王大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強護短听贾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大舅男兒再者這件事死的大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们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省了帶累別人受氣背地裡罵我說着眼淚便下來了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要走道你到不用這麼著是你哥不是人我並沒說你什麼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不好我都起來了他們還睡著僕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作好已先生不冒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此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思啊风姐听了這些話便把淚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該起来了你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了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獨為我就是太上奶奶也喜歡賈璉道是知道了大蘿卜還用屎溝平兒道奶奶怎麼早起來做什麼那天奶奶起來不是有一定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等替爺淨殼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奶擋頭陣不是我替爺把現成的不知吃了多少這拿手替奶奶辦了點子事況且閑會着好几層兒呢就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该爷爷生氣左右倒底是奴才听奶奶跟前使着

身子累的成了個病色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那寶璫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裡忍得這可憐
妻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便咲道發了算了罷他一人就敷衍的了不用你帮着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
了你们就清淨了。风姐道你別說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不死我还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還着又哭起來平
史只得又劝了一回那时天已大亮日影橫空寶璫不便再说站起來出去了這裡风姐自己起來正至梳洗忽見王夫
人那边小了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向二奶奶^如遇舅舅太爺那边去不去需要去說叫二奶奶同着宝二奶奶一路去呢风姐
因方從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意恨奸家不信爭氣又煩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之實在沒精神便道你先回太太
去我還有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宝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了頭答應着回去
風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风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虽然自己不去也該等丫鬟再者宝釵还是新媳婦出門
子自然要去照应照应的於是火燭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到宝玉房中只見宝玉穿着衣服正在炕上兩
个眼睛戳的看宝釵梳頭风姐站在門口还是宝釵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宝玉也爬起来风姐候着嘴上的水
下宝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瞞着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声是麝月喚著二奶奶說裡進來就擰手也不叫言語^左
风姐因向宝玉道你还不走等什麼呢沒欠這處大人了還是怎麼小孩子衆人家各自擺設你爬邊看什麼成

日家一塊子在屋裡還看不盡嗎也不怕了頭們咁話說着嚇的唉又歟着他嘴兒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還不理會把丁寶釵直臊的滿臉飛紅又不好听着又不好說什麼只欠襲人端過來只得搭讪著自己遞了一袋烟風姐咁着站起來接了過二林口你別管我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寶玉一面也搭讪著我這個弄那個風姐道你先去罷那裡有個命等着奶奶一塊兒走的理呢寶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的那件金泥好風姐因惱他道你為什麼不穿寶玉道穿著太平些風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虧寶釵也和王家是內親只是那些頭們跟前已經不好意思了襲人接着說道二奶奶還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也不穿了風姐道這是什麼原故襲人道告訴奶奶我們這信爺行的事都是天外飛來的那一年因萬國太爺的告白太已給了他這件衣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時候還有晴雯林口呢听见说病着整給他纏綿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已傳消息出來呢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我叫着拿去了給他披了誰知這信爺得了這件衣裳都好就只嘴頭子利害些偏口是的太已不知听了那裡的謠言活潑的把个小命兒要了還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照見廚房裡柳家的女人代女張口叫什麼五兒那了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小影見我心裡要叫他進來後來我问他媽

他媽說是狠願意我想著寶二爺屋裡的小丫頭了我去了我還沒還他呢就找玉光補過來四能平史說太也那天說了凡像那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裡呢我所以也就擋下了這如今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如我就叫他進來可不知寶二爺還真不願意要想著晴雯口口哨兒這五兒就是了寶玉本要走聽見這些話又歎了聲人道為什麼不願意早就要弄進來的只因太也的話說的結果罷了鳳姐道那麼著明兒我就叫他進來太也的跟前有我呢寶玉听了喜不自勝便走到賈母那边去了這裏寶釵穿衣服風姐兒他兩口恩愛德錦想起寶璉方纔那種光景甚是傷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到太也屋裡去罷喫著出了房門一同來不及賈母寶玉正在那裡回賈母往昌黎去寶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喝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瘦弱些寶玉答應著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几句不知什麼寶釵笑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催著去了這裡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只見秋紋進來传说二爺打發焙茗回來說清二奶奶寶釵道他又忘了什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秋紋向焙茗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二奶奶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是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在風頭站著說的此程寶母見姐姐下著的老婆子了頭都低了空釵的臉上飛紅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个糊塗東西這也值的麼

底忙張口跑了來說秋紋也跟着回去叫小丫頭去西馬房。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頭說二爺和我巴上他的叫下

馬來叫回來沒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罵我了這會子說了他們又罵我那丫頭嘆着跑回來說了舅母向
宝釵道你去罷省了他怎麼不放心說的宝釵站不住又被風姐逼着說唉沒好意思便走了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
了來了給寶母請安兒過了風姐坐着吃茶寶母因向他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几日廟中作好事有几位姑
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兒特來回稟明兒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
高興也去隨喜隨喜寶母便向做什麼好事大了道前月為王大人府裡不干淨兒神鬼鬼的偏生那太太夜間又看
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
寧亡者昇天生者獲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却說風姐素日最是厭惡這些事自從昨夜見鬼心
中已是疑心的如芒刺了大了這些話一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便向大了道這散花菩薩是
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大了見同便知他有此信意說道奶奶要同這位菩薩尋我告訴你奶奶知道這是
散花菩薩根基不淺通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園中父母打紫為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橫四目身長八尺
兩手拖地父母說這是女精使棄在冰山背後了谁知這山上有一子得道成湖鯨出來打食看兄菩薩頂上白
氣沖天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養谁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會談與湖鯨天上談道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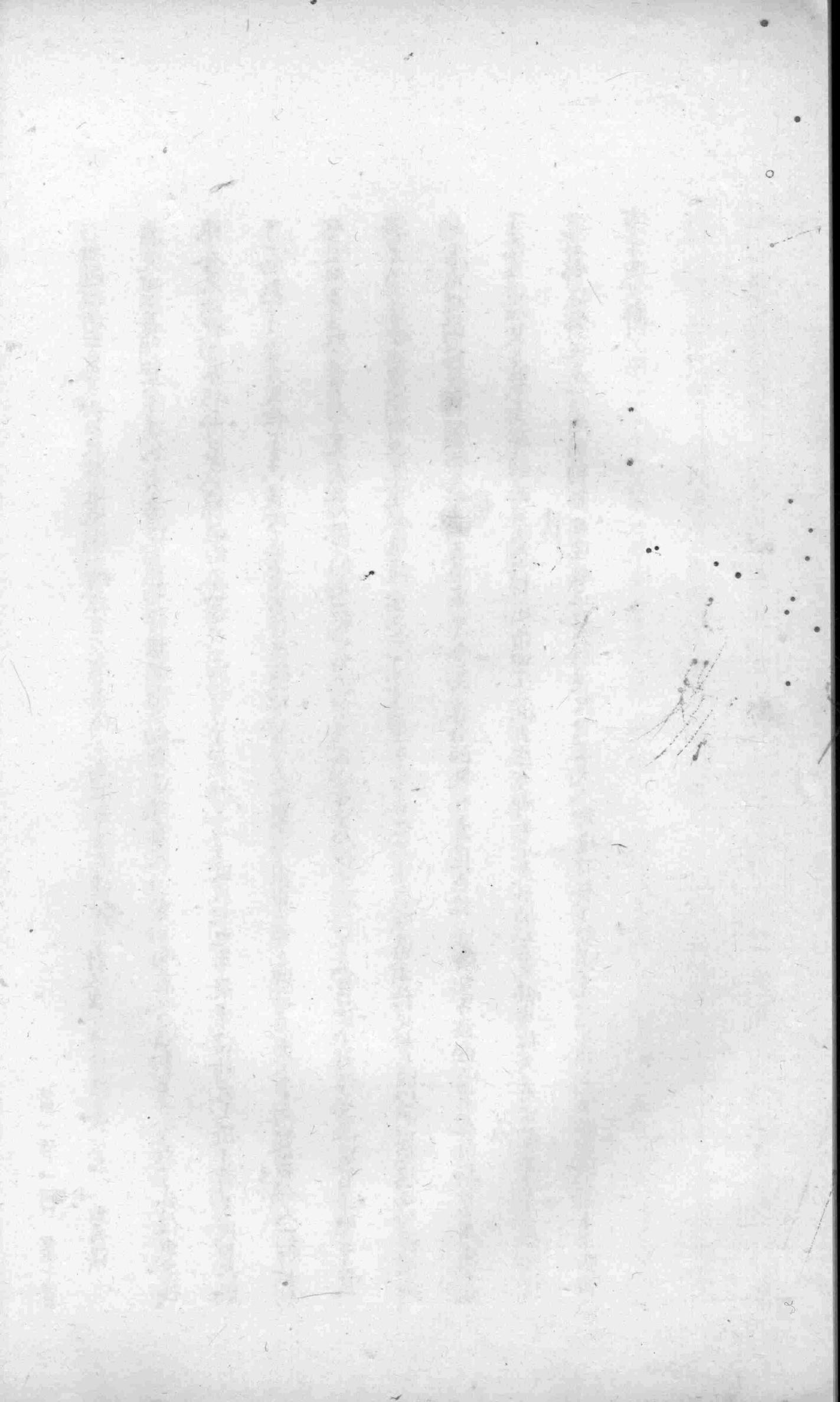
禪院的天花散漫到了一年後便飛昇了至々山上就見候往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因
此世人德蓋了窟窿了像供奉着風姐這有什麼憑據呢大了道奶奶又來搬取了一個佛龕可有什麼憑據呢
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回丁人罷咧難道古往來多少明白了一都被他哄了不成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應來不絕他
到底是祝國裕民有些靈駁人復信眼阿風姐听了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麼着我明兒去試一試你窟窿可有錢我求
一籤我心的事籤上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兒奶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索無道
既這麼着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設着大了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裡去請了安回去不提這裡風姐勉強才
擰着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穿著平兒并許多奴僕來至敬衣寺大了眾姑子接了進去獻茶
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風姐也半心瞻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舉起籤筒默心的將那兒鬼事並身體不安
等說了回停搖了三下只听唰的一声筒中攏出一支籤來于是奶奶^印拈起一看只見寫着第二十三籤上已大吉大了忙着
籤簿看時上面寫着王熙風衣錦還鄉風姐見這几个字吃一大驚忙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風的方大了道
奶奶是古今特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風求吉的這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傍候道前年李文忠還說這回老東
我們还告訴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許叫呢风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设着又瞧底下的馬的是

去國離鄉二十年 六七衣錦返家园 蟬採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行人全 音信遲 許宣和 姑再講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太喜這二爺乃得狼奶奶自幼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過如今老爹成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回家奶奶可不衣錦還倚了一面說一面抄了箇籤徑交與了頭風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擺了齋來風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倚了年長大了苦苗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風姐回至家中見了婆母王夫人等向起籤命人一解都欢喜非常或者老爺果有此心僕行走一轎也好風姐見夫人已這麼說也就信了不至話下却估寶玉這百正睡午覺醒來不見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寶玉問道那裡去了半日不見寶釵喫道我給風姐瞧一回籤寶玉听说便向是怎麼樣的宝釵把籤瞧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都沒好的極我看這衣錦還倚四字裡頭還有原故後來再請罷了寶玉道你又多疑了幸解聖意衣錦還倚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只是偏生你又看出破綻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錦還有什麼別的解語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丫頭過來請奶奶上寶釵言刻過去未可知事下四分解

緣

說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灾變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话说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宝釵。宝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已如要嫁了。你们作嫂子的大家周道。」王夫人道：「你們妹妹之情況。且他也是个明白孩子。我看你们两个也狠心的。來只是我听见说。宝玉听见他三妹已出门了。哭得不得。你也该劝他。他終是如了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你还心地明白些。諸事該管的也别说。只管奉着不肯得罪人。將來這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宝釵答應着。王夫人又说道：「还有一件事。你嫂子昨兒帶了柳家媳婦的頭來。說補在你们屋裡。」宝釵道：「今日平兒兒。從前說是太上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你嫂子和我说。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只是。」平兒那孩子眉眼兒上顰。也不是个狠安穩的。起先為。寶玉房裡的。頃。狐狸是的。我擰了几下。那时候。你也自然搬回家去的。如今有你。固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光就是了。你们屋裡。就是寶。那孩子还可以使得。宝釵答應了。又说了几句话。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边。自有一番殷勤慰心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起身。又來辭。宝玉。宝玉自然推辭。分付探春到將。綢緞大体的话。送的宝玉。始而低歎。不语。後來轉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衆人。竟上轎。登程水陸舟車而去。先前衆姊妹都住在大观园中。後來贾母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宝玉娶亲。林代玉、花史湘雲同去。宝琴在家住着。因中人少。况兼天氣寒冷。李紈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搬回舊居。到了花朝月夕。依旧相約玩耍。如探春至宝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了。所以园中寂寞。只有几家看园的住着。